

宋
四
六
話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十一

祝文青詞道場疏開堂疏樂語上梁文

錢若水爲學士撰祝辭其首云上帝之休惟眇躬是荷
下民之命惟明神所司上激賞其才美

黃鑑揚文公談苑

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數吏
持紙一幅其上題云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云三陽既
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
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

有怒者傍有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盤洲祭勾芒神
文曰天子命我盡牧南海之民農人告余將有西疇之
事念銅虎謹班春之職出土牛示嗣歲之期此當是帥
廣時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瓌妙似上

四六餘話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祿陵祝文云大獮獲禽
必有指縱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
出師而呼韓來庭效於甘露憲宗勵精講武而河湟恢
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虜氏之志至于元祐
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續

效在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

容齋五筆

太乙宮明禋祈晴設醮青詞云我將我享爰有事於明堂載禱載祈肅致忱于楚帝上自改爲上帝楚邦昌逆號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謹

隨隱漫錄

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歲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蒞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

鶴林玉露

周輝至小孤山謁廟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
既覺但記浩若川流儻不葬於魚腹赫然廟貌尙可薦
於豚蹄

清波雜志

王念二聖久被閤閉涕泗懷憂乃命官往祀嶽廟祈禱
國祚無疆之福命耿延禧撰青詞曰伏以國逢災禴諒
冥數之難逃神有威靈冀隆仁之垂佑念嘗艱棘遙發
忱誠望峻極以傾心罄虔恭而歸命伏念宣和蠱弊失
在於驕奢靖康鼎新方崇於勤儉乃登位之未幾忽勅
兵之大來初通和好之情終肆貪殘之性今則金湯失

險社稷阽危君父何辜橫羅憂辱生靈無罪大被誅鋤
係擄成羣去作他方之鬼逋逃徧地皆爲失業之民雖
幸免於刀兵亦必填於溝壑况乃刻深之巨禍發於隱
伏之姦謀不忍言揚空成涕隕措躬無地請命於神伏
望昭鑒俯臨靈慈下逮眷皇朝有積累之舊念嗣君無
侈汰之愆平時康樂之民率多良善中間智謀之士不
懈薰修家一概而死亡情詎勝於哀痛况今首尾已歷
冬春尙或交兵未罷願察么微之懇特垂救護之仁使
強鄰生知足之心不爲己甚畀趙宋以無疆之福復見

太平

汪伯彥建炎中興日記

戴象麓代景獻邸生日青詞七月流火聿臨初度之期
五福錫民式邇中元之慶用延景御肅啟冲科伏念臣
世系麟宗恩榮鵲印自頂及踵罔非君父之仁以口語
心莫報乾坤之造永懷際遇敢迪齋期伏願昊極薄臨
寰區嘉靖文王本支百世休有烈光上帝鑒觀四方自
求伊祜惟忠惟孝不震不騰

翰苑新書

王惟忠爲閫帥與余晦爲同里薄其爲人晦深銜之及
敗績棄城而走晦遂甘心焉旣申乞鑄降又令其黨陳

大方丁大全力攻之必欲置之死地遂與大獄或者以其罪不至死寃之後二年陳大方白晝有覩恐甚遂設醺以謝過青詞有云闖帥暴尸於都市幽魂銜怨於冥途蒞職柏臺盡出同僚之議並居梓里初無纖隙之疑未幾暴卒繼卽余晦患瘰癧繞項墮首而死可畏哉

雜志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云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

生唯室此言盡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

劉後村爲二姪追薦惠州弟青詞丹旄言旋陟岵痛十
旬之隔赤章哀籲叩閣冀一念之通伏念臣等先父臣
某奮自孤童安于拙宦補孝子循蘭陔之什久矣栖遲
慕前賢守鬱林之風過于清苦凡今日寸地把茅之苟
有皆平生節衣儉食之所營云胡夏鵬之妖莫起河魚
之疾野丈之亭長在父老共悲善和之宅依然主人不
返雨降露濡動輒淒愴水浮陸走幸無震驚輒伸人子
之情敬采道家之說伏願回乾坤之大造鑒草土之微

恍逝者如斯夫欲承顏而永訣魂兮歸來只寧與魄以
俱沉脫離陰幽周遊冲漠

翰苑新書

劉後村乙卯生日青詞采薪之憂命懸一瞬勿藥之喜
恩等再生假以餘齡仁哉洪造伏念臣某宦情已薄年
事寢高去國爲農圃之歸罷祠絕庖廩之繼尙爲病撓
可見身灾窮則呼天嘗呻吟而號痛齋可事帝果奮起
于沈綿不揆螻螻之微輒羞豺獾之報伏望神祇叶佑
星曜順行屏岐伯之書少停湯熨拜宏景之疏遂挂衣

冠

翰苑新書

天基節道觀滿散疏云九五福曰壽曰富適符華祝之
三八千歲爲春爲秋長燕嵩呼之萬佛寺疏云圓天爲
蓋而方地輿悉歸禹會大海運墨而須彌筆莫紀堯年

翰苑

新書

謝雨疏云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願調玉燭既
種既戒既方既阜既堅既好迄至金穰

翰苑新書

寶祐甲寅江東多虎有司行禳禳之典青詞末聯云雖
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尙祈神力蓋古
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切

山房

筆

營記殿司薦陣亡疏畧曰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
屍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
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

陳隨隱漫筆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
王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子母弟及自出
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崇逞此強
陽瞰臣氣血之衰肆彼魔呵之厲倘合帝心誅既不誣
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

焚之火正熱，函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於時，竟不起。

楓窓小牘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義，實難調於衆口。

歸田錄

丞相濟陽公丁謂夢懶瓚師訓以覺悟之理，及覺憶夢之象，坐一山庵中，俾畫工圖之。其年丁貶崖州司戶道，經潭州，宿雲蓋山海會禪寺，因縱步見一山庵，厯厯如昔日之夢。訪彼僧，則曰：南岳懶瓚大明禪師庵，嗟惋久之，遂捨白金五十兩，建道場，供千僧，以答夢中之訓。自

撰疏云伏以佛垂徧智道育羣生凡欲救於傾危必預
形於警戒謂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恩忝先
皇之優渥補仲山之哀曲盡一心和傳說之莫難調衆
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泠泠俾塵心而早悟貞義
隱隱慙凡目以何知蓋以智昧周身事乖遠害旣禍臨
而不測或災及以非常黜向西京感皇恩而寬宥竄于
南裔當國憲以甘心咎實自貽孽非它作念一家之散
地思萬里以何歸旣爲負國之臣永已經邦之術程由
湘士道假靈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清閑之衆方知富

貴難保始終直饒鼎食之榮豈若孟羹之美持形骸命
恭發精神捐捨白金充修淨供饗苾芻之高德報懶瓚
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伏願天回南囑澤賜下臨
免至邊城白日便同于鬼趣得歸中夏黃泉亦感於聖
恩虔罄丹誠永繫法力

李牧諫問錄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詞語云老臣無罪何
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念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日
豫揚易簣之詞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
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

路屬叛臣之犯順率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
惜無所用爲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
十年勞瘁悔不及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
光於赤族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
理考度宗之昭格時陳廖諸客皆已死豈似道所自爲
耶讀之雖可笑可哀其文自好

羅志仁姑蘇筆記

廖明畧正一爲四六甚工舊見爲安厚卿舉掛功德疏
云梁木其摧歎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
有涯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奠圯萬里之長城

四六談塵

張南軒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愼終之禮疾革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宋名臣言行錄

建州大中寺餘慶長老再開堂疏跋尾右疏先太師夔所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峯寺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呂參政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乃請往大中寺一日約先公同遊武夷山及歸師已遷化方其示寂升堂集衆告辭跏趺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恨未嘗

款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奇特盡歸誠祈

尙能復來呂公焚香再拜以小磬就師耳根擊之師忽
開目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爲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
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公
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
說法之語蓋紀實也旣七日再升堂而化呂公爲作碑
且載本末置寺中

李忠定公集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
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卽令出

別候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眾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余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爲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僧惠洪冷齋夜話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會子宣丞相禮爲上

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
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
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
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
慨然曰汝能是而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入日
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璧僕名如
琳遍參諸方至浙江靈隱山因駐錫焉後主襄陽天寧
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畧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
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

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

梁溪漫志

仍在建業時華藏寺一老沙彌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
蒼作化錢疏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
依華藏以出家讀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尙乏三衣本
來一物也無政須行乞宅日寸絲不掛用此酬恩

四六談塵

月泉在德清縣燕相寺出石罅間形如半月呂東萊疏
云斷崖吐月纔出牛規古甃涵星尙懷金壁久矣寶隘
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此清寒被其氛翳名高詩社再
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值文饒之運

湖州府志

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
請余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
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
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
無烟宮樹綠是以用之

容齋四筆

張鑑南湖集附錄捨宅誓願疏文

案此文從石刻對錄
凡剝蝕字以葉石君

金石文隨錄手藁填
補小字側書以別之

大乘菩薩戒弟子承事郎直祕閣

新權通判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事張鑑右鑑一心
歸命本師釋迦牟尼佛當來下生彌勒尊佛西方極樂

世界阿彌陀佛十方法界諸佛諸大菩薩緣覺聲聞大
梵天王帝釋尊天四大天王韋陀尊天守護正法天龍
八部大權聖衆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祠廟神祇伏望不
離真際普賜證明鑑恭以欲導羣迷必闡揚於佛道將
興邁教宜建立於僧坊勝福難思契經具載鑑生佛滅
後值法住時年發無上心願學第一義念真乘難逢于
曠劫思慧命嘗續于未來助行欲妙於莊嚴隨力當施
於利益深心所在至願方陳閭浮乃衆生選佛之場震
旦多大乘得道之器教法東漸而獨此爲盛祖師西來

而其傳不窮由是衆多之伽藍徧我清淨之國土或居
名山勝地或居赤縣神州皆古德之所興實檀那之自
創伏遇主上體佛心而治天下崇祖道而護宗門惟錢
塘駐蹕之方乃寰宇觀光之地昔相國會聞十禪之建
今所在未見一刹之隆如來演教于王城蓋居精舍宗
師接人於闔市可乏藁林都民膠擾而罕聞說法之音
衲子往來而靡有息肩之處慨思闕典久矣經懷昨倦
處于舊廬遂更謀于別業園得百畝地占一隅幽當北
郭之鄰秀踞南湖之上雖混京塵而有山林之趣雖在

人境而無車馬之喧爰翦荆榛式營棟宇勞一心而經始歷二歲而落成念勝處可作精藍而薄德豈宜大厦顧棲身之尚賴姑假舍而寓居淨生自歎於艱虞幻質

累縈於疾疢求佛祖之加被祈天龍之護持增長善根銷除宿業年得逾於知命運獲度於多災必法尊經變

穢方而成淨域定依前哲捨居宅而爲梵宮用分常產

之田永作香厨之供願主席者皆有道行使挂錫者咸

悟心源爲東方立光明幢與末世洒甘露雨挿草不離

於當念布金何借於他緣言弗苟陳誓無終悔鐵竊慮

事有多障時不待人先期或至於報終異議恐紛於身後宗族長幼朋友姻親或稱亂命之難從或謂名教之有害引屈到嗜芟之說謂王且削髮之言攘我良因奪我素志以至恃勢力而求指占由賄賂而請住持輒汗招提妄談般若是出佛身之血是斷正法之輪死當墮於阿鼻生亟遭於奇禍特將此誓痛警若人俾革二時之狂心勿受歷劫之極苦蓋念起立塔廟飯食沙門流通大事之緣成就圓機之善恭願皇圖鞏固睿算增延期永措于兵刑庶宏持于象教上薦祖先父母次及知

識冤親入難三途四生九類悉資薰而獲益總解脫以
超輪廣此願心周乎法界作菩提之妙行爲淨業之正
因佛國俱空畢竟首登于極樂法身非有不妨面奉于
彌陀普與有情同成此道謹疏

張鑑南朔集

杜審琦昭德王太后之兄也任建寧州時節且請覲審
琦視太祖太宗甥也一日陳內宴于福寧宮昭德太后
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爲壽二帝皆奉觴
列拜樂人史著粗能屬文致詞于簾陛之外其畧曰前
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

玉堂
清話

晁氏客語云富鄭公在筵潞公請純夫作致語云衮衣
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
喜近時王岐公自宮祠起至紹興府有以啟賀之者云
赤舄几几方遲周旦之居東綠竹猗猗行竚武公之入
相亦文矣

能改齋漫錄

曾文肅初與蔡元長兄弟皆臨川王氏之親黨後來位
勢既隆遂爲仇敵崇寧初文肅爲元長攘其相位文肅
以觀文守南徐時元度帥維揚赴鎮過郡元度開燕甚

勤自爲口號云並居二府同事三朝悵契濶于當年喜
逢迎于斯地又云對掌紫樞參大政同扶赫日上中天
謬爲恭敬如此而中實不然已而興獄文肅遂遷衡陽
揮塵
餘話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彥昭幕中有代彥昭春日留客
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纔晴又雨牡丹蓋十數種欲折
又苞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
揮塵後錄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具燕設口號
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

與紫薇詩話

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
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
曾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麗水燕談錄

先子于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
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
上方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
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炙各盡野人之寸心
今集中盡無此

過庭錄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貴耳集

優詞樂語前輩以爲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張殊應又云歌太平旣醉之詩賴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道參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於小兒隊詞云戢戢兩髦已對襄城之間翩翩羣舞却從沂水之歸放

女童詞云奏閒圃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
袖將偶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矣履道之掌內制
可謂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王履道
天軍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並有截
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
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
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云黛耜載
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往祓于高禩兆則百
斯男之慶皆爲得體然未若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

云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方慕義涉流沙而天
馬來又春宴致語云稍寬中具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
將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
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
又不可跂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令人於
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若外州天
寧節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烟薰爲和氣動紅鱗之酒面
起作風波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橋
於靈囂九陌熒煌下繁星于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

如熙熙登春臺舉欣欣有喜色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
渭城朝雨寄別恨于垂楊南浦春波眇愁心于碧草皆
爲人所膾炙也

墨莊漫錄

翟公異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鄉公有
啟云得請真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之易而明哲保
身之全多士歎嗟餞韓侯之出祖邦人慰喜詠季子之
來歸又云乘安車而過諸子未暮昔賢揮賜金以娛故
人用償夙志公平時四六多聲牙高古而此啟特平易
真大手筆也後元功於里第築臺曰高藍光旣落成公

就臺張具爲宴自作致語有云公槐避寵衣繡歸家從
方外之赤松寄高懷於綠野珍禽絳羽借雞樹之遺棲
曲沼回塘分鳳池之餘潤晉世語云劉放爲中書監孫
資爲中書令共領樞要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
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又晉
書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政及遷尙書令勗久在中書
專掌機事失之甚愠人有賀之者怒曰奪我鳳凰池何
賀焉故公用雞樹鳳池皆中書事考之方見其切墨莊漫錄
先大父大觀初從郎曹得守九江自鄉里汝陰之官有

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爲德化縣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前席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令作樂語以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爲僉書節度判官且俾預席其藁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買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侍中之翰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相逢故人况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爲句句著題薦

之於時相何清源卽除書局已而中詞科自此聲名藉甚
揮塵三錄

葉隆禮士則謫居袁州袁之士友釀酒以招之蜀士張
汴朝宗作樂語一聯云掃地焚香有蘇州之雅澹仰天
拊缶無楊氏之怨傷士則大稱之
浩然齋雅淡

天基節錫宴致語伏以聰明而作元后天開甲觀之祥
富壽以祝聖人春治乙飛之旦罄四海呼三之頌上萬
年第一之觴恭惟皇帝如日華暉如乾粹健用衆君子
裂陰霾而劃開更一化元洗陽光於晦蝕言觀左皇陶

右稷契真欲駕唐虞軼商周德新日新而又新有赫泰
平之象道大天大而亦大於昭震夙之符嘉與函生共

陶熙旦

翰苑新書

牟存齋同張倅宴吳吉州致語漢吳公治平之行稱第
一流歐陽子文物之鄉非尋常郡人與山川顏頤天教
賓主逢迎新府肇開初筵肆秩恭惟判府編修清防水
刷健筆芒寒星時動少微獨擅古枯縉雲之秀世不乏
季子卓爲濮陽渤海之宗聲名鞭翠鳳以參前步武駟
玉虬而直上載武畧編摩之筆望重紫扉惹文昌奏樹

之香班通碧落舟近神山而引卻香隨燕寢以清凝寶
氣騰空久耀龍津之劍神光照水終還螺浦之珠曾未
浹於堯蕢已有光於漢竹望狄公飛雲處好音時到於
家庭登江武戲綵堂俚語重新於州宅世無此樂人艷
其榮紅粧執樂白紵連檣漸復承平之舊觀赤羽燒晴
金榜射日儲胥獻納之邇聯而我兩府判久矣仰高幸
茲事長岷峩萬里心寒孤矯之鴻江漢十年影斷未歸
之雁甚愧成都雙玉筍來尋湓浦百花亭不圖無鱗之
州獲際畫熊之軾人欲和別乘清風之曲我惟誦棲枝

明月之詩至後日長且喜剡陽之盡濕夜來雲凍不妨
需燕之式張笑共索於梅花舞偏低於楊柳琵琶好聽
未須涇司馬之衫看蕞維陳政可盡醉翁之酒姑傾樂
指申介壽眉揮萬字飲千鍾不忝文章之太守薦三花
裁五色曾徵岳牧之詞臣

翰苑新書

方秋崖邵武宴交代權郡致語半刺史行刺史豈惟風
月之分今將軍故將軍共喜星辰之聚碧玉環收霖雨
黃金印領山川歡奉壺觴相傳衣鉢恭惟交代書潛義
極劍躍龍津江夏之才無雙幼余有此奇志願川之政

第一今何爲乎假侯瓜時近在一日間芝字飛從九天
下小徐王近有爲民留謂且握手出肺肝尙邀陰賜其
將與帝作喉舌於赫陽光我知郡式開我龜乃發爾爵
念生平之少可無今此之佳逢舉扇障西風公母多問
持杯勸北斗夜未渠央畧駐浩歌試聽輿誦

翰苑新書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

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羗嶠

志困學紀聞

劉潛夫王實之平昔論交最深且意氣不相下實之踏
蹬凡六爲別駕其爲吉作適潛夫宜春之魔與之相先

後潛夫開宴爲餞且侑之樂語有云有謫仙人駿馬名
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多悲辛之態又云擁酒
德而著書命便了而沽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
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爲別駕長
官分席歎無鱗而有監州極摹寫之妙焉旣而實之報
席亦有侑語云七年三出使山岳漸見動搖十載六監
州風月不禁分破陌上歌採桑曲惱殺羅敷觀中吟種
桃詩壓倒夢得梅花入句如何遜之在揚州蕙苴滿船
如伏波之歸交趾忌名下人棄沅芷湘蘭而不佩漏禁

中語覺階薇砌藥之無情皆能抓著癢處也

浩然齋雅談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間居劉日陪午橋之遊奉之亦甚至嘗攜具開宴自撰樂語

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生平自許之心兄爲東

坡弟爲樂城無晚歲相違之恨毅夫大爲擊節

齊東野語

樞密包公謝事歸里張宴招郡太守震卿爲作樂語有曰野服見賓客方從北山隱士之招金尊醉使君初上西京循良之最好對一天風露共談千里耕桑末云如此良夜旣不辭北海之尊儻有餘情尙冀護南山之獵

隱居
通議

鄂渚透渡江右俱警江西制置副使徐有功敏子駐臨
江華父大合樂以饗之謙谷爲作樂語甚佳有曰持節
督官軍次碧嶂清江之列負弩迎使者瞻碧油紅旆之
輝云云某官通身是膽滿腹皆神三十年前爲周造士
進士一萬里外識漢護軍將軍云云結語云幸有陳平
六出計可與相謀吾知徐公百不憂何妨徑醉試築急
塹以動殺聲此數語奇氣拂拂真俊才也口號有曰平
生朋友叔知我天下英雄操與君亦自佳句

隱居通議

李右司義山嘗以江東提刑守池州值鄂渚受圍命池州加浚築言者以其擾劾罷之後經赦敘官主管玉局觀次山賀之有曰舊聞玉局之名良不輕畀茲蓋銀字之信可卜峻遷又曰直指衣繡允藉於威名曲突徙薪竟無於恩澤皆切當而不塵腐李公回啟有曰鑿斯池築斯城類無具甚鍛乃戈峙乃榦尙竊遲之亦足以發其意其後李公納次山之姪爲壻大合樂以宴次山次山謝之有曰大齊非偶肯從鄭國之婚小阮差賢榮附晉林之飲又曰孔雀屏芙蓉褥盛開李監之門闌鸕鷀

杓鸚鵡枯爛醉翰林之風月末云行行解纜擬朝飛南
浦之雲望望倚樓但夜看豐城之氣蓋次山官於隆興
而李公居豐城此其所以爲切也

隱居通議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
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
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滿朝縉紳皆喜之

三朝野史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
王母像者若教坊惟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

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泰山老叟東海真仙溜
穿石而增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義氏定三百六
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
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
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
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朔日
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
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皆然集中不
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

北行日錄人東京賜宴口宣云卿等遠持使節來會歲
元適冒寒威宜加宴勞再傳口宣云卿等來朝歲旦遠
抗使旌爰增原隰之華宜有甘芳之錫賜東館宴口宣
云來持使節遠冒寒威宜頒在鎬之恩以示禮賓之意
又云遠涉道途衝冒霜雪爰嘉勞勩宜錫芳甘賜銀合
湯藥敕卿會朝歲旦蒙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加勞
勩宜錫衛生之物迎致冲和至燕賓館白琮賜宴李顯
金賜酒果八張鉉撫問琮宣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
示宴慈以彰眷遇顯金云遠乘輶傳已次國門宜有寵

頒以休勞勩鉉云會朝歲旦弭節宴亭爰念勤勞宜加
省問射弓宴張倬賜生餼高慈賜宴完顏高賜酒果倬
宣云遠將慶幣來會春朝方休徒御之勞宜有餼牽之
賜慈云長途遠屆使事告成將觀射御之容宜示宴私
之寵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途宜有珍頒以彰寵遇新
樂縣賜宴口宣云復將使指少憇中途宜示宴慈以光
行色又云使命改轅价藩弭節宜頒寵賜增重皇華

集

攻
媿

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

宮教爲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
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

攻媿集

楊冠卿館於九江戎司趙溫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江
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喜看袞繡之東歸
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再三稱道

貴耳集

王叔言子游守召與伋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門
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接辭之伊邇仍問政之可
期

四六談塵

向余避地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無烽燧之虞

同時嘉趣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余作
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
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況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
花隨柳庶幾遊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鞋竹杖杯盤
草草何慙野菽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歡亦是百年之嘉
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
和之少長觴詠依然訂約旣勤踐言勿替用附於此以
見真率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

陶宗儀輟耕錄

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敘幽居之趣蓋以文爲

戲自此老啟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茗溪漁隱叢話

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遊故事換鶯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

容齋四筆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

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蝨自如
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鶴林玉露

薌林居士文集序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
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尙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
矣

玫瑰集

太傅吳元美創嶽宮三清殿寓公威在吳以題梁遜龜
年黃公公卽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神勾
陳之位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澗書法局
古吳初見公畧不經意復疑濡筆染墨非法旣而雙美

始大喜心服歸語子姪因曰此公不特詞翰可敬其才
出人數等

朱名臣言行錄

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閶
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
多名花而梅花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
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
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
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
築湖山之觀者是也

齊東野語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
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啟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
行遂廢此事皆全句

困學紀聞

喬文惠行簡嘉熙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
袞矣時時皆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况
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
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
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

齊東野語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古

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主

困學紀聞

南豐以寇燬城隍祠爲之重創次山爲作上梁文曰封人造都邑之城百乘爲家吉禮事邦國之神三靈錫羨又曰穀熟而民人育有德於時精多則魂魄強遂食茲土又曰羅彼不祥豈以其猶物於物與民同患蓋不欲自神其神侯無我違相奪子享又出疏云城郭千年是司隲相鬼神二氣亦有廢興眷邦邑之克協厥居職幽明而各治其事城隍神者民物繫焉適數墮於劫灰盡謀還於舊觀必明宮齋廬之備與廟貌祭式之嚴先須

計錢穀之幾何始可問木石於某所亟揮大手共發肯
心揭虔安靈其永綏於祀事捍災禦患尙無作於神羞
隱居
通議

寶慶三年公在贛重建鬱孤臺上梁文云千騎居上頭
節鎮素雄於昭信入境見圖畫臺觀尤盛於鬱孤踞龜
首之穹窿映虎城之突兀崆峒對聳章貢交流自宇宙
便有此山至東坡而增重與風月之無盡藏歷西江而
獨尊騷人墨客相繼吟哦車轍馬蹟爭先登覽然而年
侵屋老基圯棟欹雖天造之絕奇奈人事之弗稱儻匪

具胸中之邱壑安能領物外之雲烟使君於此不凡老
子之興不淺故須出手以遂改圖從太守而游行繼醉
翁亭之集後天下而樂竊媿岳陽樓之碑茲舉修梁盍
陳韻語伏願上梁之後一城和氣千里樂郊細民歌舞
於春臺寒士歡欣於夏屋四并紀盛頻煩北海之開尊
眾樂與同雜沓西園之飛蓋文風丕變戎索允安隱居通議
嘉定間公創新居上梁文云陳元龍卧百尺樓風負功
名之志揚子雲有一區宅晚安寂寞之圖盡收湖海之
豪歸逐桑榆之煥定齋主人遭逢過分出處隨緣五更

三點而入朝久厭承明之直入千餘里而遡峽敢辭蜀
道之難初心欲濟於艱虞何意適丁於變故頭頭險著
步步危機病身空想於孤邱全家幾陷於虎口造物獨
憐其忠赤上恩乃許以生還安行大地之風波只仗通
天之肺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歸
去來今只欲安身於容膝聊復爾耳可能無地以曬禪
旋作鷓鴣巢林之謀庶同燕雀賀厦之喜棲圖書以娛
老景藝花木以印歲寒減匈奴何以家爲須還好手營
菟裘吾將請老寧復遐心聊題六偉之詞以資一笑之

噤伏願身心安泰骨肉康寧肯堂收教子之功含飴遂
弄孫之樂良辰美景解后四并樂歲豐年均沾一飽游
山之脚力常健對客之酒量日增鬼神訶禁不祥門戶
興起未艾

隱居通議

又作東宅上梁文云結廬南向甘歸隱於菟裘規地東
榮更詒謀於燕翼爲乃翁行樂之所作諸兒棲息之區
若箇圓成吾事滿足定齋主人不才宜棄耄老得閒萬
兵立帳而百吏繞前曾作元龍之夢一水護田而兩山
排闥每羨野人之居天施斥去之恩神相歸來之福一

枝定卜百指具宜尙恨無燕坐以接親朋無隙地以種
花木規模恣恣祇可爲奉禮大祝之廳童穉駸駸便當
得參軍新婦之配載謀新築庶可莫居聚國族於斯何
須輪奐定男位乎外廡限籬籬往來可當行窩褊迫難
論別墅展名畫於四壁列怪石於兩廂曝法帖則多沒
字之碑蓄古琴則學無弦之譜有客喫常堂之飯無事
讀來世之書只爾便了吾生捨此寧復多事婆娑正坐
君輩敢懷責子之心辛勤有此屋廬肯忘束書之力聊
題韻語以相工歌伏願心地清寧脚跟強健飽飯安眠

而日日邨歌社鼓以年年老光團樂曰富貴而與飲食
阿奴蹢躅無災難而至公卿子舍發祥孫枝衍慶下澤
車款段馬到處閒嬉赤脚婢長鬚奴勿來相惱鬼無關
室人盡遜耕

隱居通議

又作歲寒堂上梁文云結廬在人境幸逃火劫之災藝
木印歲寒添創草菴之景聊取後凋之意以爲晚對之
宜定齋主人勇退急流願爲老圃飽嘗世味掩鼻腐鼠
之場識破幻塵留眼歸鴻之外頃回祿之爲變偶靈光
之獨存東里西鄰無復棟甍之接南貧北富率爲瓦礫

之堆壙地得十畝之餘誅茅開三徑之所天桃曼李祇
得意於春風蒼檜綠筠願定交於晚節茶梅擢秀於雪
裏橘柚垂實於霜前凡此同盟之人允謂忘年之友十
年之計種以木培植成陰一日不可無此君彈壓俗氣
脩梁載舉韻語前陳伏願飽飯長閒挂冠得請胸中邱
壑具山高水長之風筆下波瀾得霜降水涸之妙因孤
竹君而識玉版老約赤松子而交黃石公徧參柏樹之
禪頻醉梅花之夢淡交莫逆俗客不來共園公而睹玉
塵相將橘隱會麻姑而擘麕脯重說桑田

隱居通議

又創一樓其上榜以水月觀其下榜以逍遙游混融二
教會作一家其上梁文云神僊好樓居聊欲逍遙於物
外水月通禪觀又將證悟於胸中合心迹於雙清融道
釋於一致定齋主人在家羽士有髮衲僧跳出叟籃始
覺昨非而今是愛穿繡轡肯教人重而已輕手持種樹
之書身抱灌園之甕無復萬閒廣廈庇寒士之歡顏且
圖百人高樓斂少年之豪氣不爲行藏而獨倚將隨深
淺以見機玉京十二闌干分明可到金地三千世界倏
忽見前箇中落成吾生願足暫停工斲齊聽相歌伏願

境靜長春人閑不老尻輪神馬徧從塵外遨遊心印法
燈盡向眼前了徹知有之非無無之非有悟空卽是色
色卽是空挽浮邱袂拍洪崖肩相與游方之內遭臨濟
喝吃德山棒孰如不語之禪縱未能白日升仙也終解
立地成佛

隱居通議

嘉熙庚子歲公於盱城景德寺門創一傑閣塑五百羅
漢像於其中作上梁文云五百尊石橋大士化身久駐
於淨方三千年劫火彌天餘燼未還於舊觀花甲已經
於十稔檀那莫辨於衆緣水到渠成山鳴谷應定齋老

人來佛果位見宰官身久厭塵緣求出世法無我相無
人相大開方便之門學小乘學大乘願求解脫之路不
憚有爲之功德要成無上之因緣阿堵物聚少成多運
斤手將勤補拙采山而木客泣伐石而土丁愁俾圖告
成卜筮協吉開法筵看第一義從淨土入不二門輪奐
九霄龍象爲之歡喜顰飛萬瓦燕雀賀其崇成於以祝
當今皇帝之壽齡於以鎮南瞻部州之世界聊題六律
以相百工伏願佛日光明僧寶堅固爲一大事續如來
無盡之燈於萬斯年增主上在躬之厯病居士消身口

意之業善知識結去來今之因阿闍黎朝朝去應緣道
場小沙彌箇箇作承家法嗣風調雨順從今都是大有
年貫朽粟陳到處盡成極樂國護持劫運鎮壓邪魔隱居
議通

盱城南門外有倫魁堂蓋曾文莊公鴻甫漸舊宅基也
公赴紹熙庚戌廷對天子擢爲第二人官至工部侍郎
子仲實穎茂既貴顯移家城內乃卽故基創別墅號倫
魁堂以表之咸淳癸酉詔諸郡取士鄉友欲振士氣復
於通衢建樓曰倫魁與堂相輝震卿爲作上梁文曰倫

魁通衢武城文塾占千年之旺氣大啟山川建百尺之危樓坐挹星斗庚戌氣數將復癸酉詔書又來風露八窓幻出廣寒清虛之府雲濤四面如坐瀛洲方丈之圖又曰見入萬四千門戶運月斧於雲間遡一千七百河源泛僊槎於天上末云奎文興宋魁宿臨盱重看忠孝狀元定作太平宰相此數語殊不塵也

隱居通議

宋四六話卷十一

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十二

雜文散語摘句諧談

眞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灑宸翰爲銘勒石文
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
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于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
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
初通闕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
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

蒼崖萬尋秘等覺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
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祝汾陰而祈民福言
旋六轡臨雒宅而觀土風旣周覽于名區乃刊文于真
石銘曰高闕巍峩羣山迤邐乃固王城是通伊水形勝
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雁塔高峙奠玉河濱同輿山
趾鳴蹕再臨貞珉斯紀

楓牕小牘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
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全帛之奢雨下墊巾
衆爲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對偶句也神宗喜此

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

四六話

陶晟號州人陶公穀叔事之自前延安軍司馬授華州
行軍陶翰林爲序親書以送之畧曰聖上卽位之三年
命前延安軍司馬參戎闡於華下綏舊俗也踐華寧秦
之境遠皇猷者五十有九年矣赤驥嘶風而可仰玉蟾
耀彩以如晝潛編嘉作別俟知音攀琪樹而笑天風鼎
遷周頌控文鯨而飛赤水幅裂韓詩辭多不載

張齊賢
洛陽舊

聞
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新斃

時宰恃隣好而不固圍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以爲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九墨并常支節竹枝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爲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爲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史

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

末諫官疏謂尙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

宋史朱勝非傳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諡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
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
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罪姦
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
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
士之織羅直可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爲
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
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

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咏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時論皆以爲允當

墨莊漫錄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

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歎東隣謂錢俶也

東軒筆錄

徐鉉歸朝後乞爲故主李煜作墓碑朝廷從之

案翟耆年舊史

太平興國中詔侍臣撰李煜神道碑有欲中傷徐鉉者奏曰吳王事莫若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乞存故主之義云云非鉉乞撰此所記殊誤謹附訂於此

其辭有云盛德百世善繼者所

以主其事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西隣起釁南

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貳乞火無隣婦之詞又曰孔明

罕應變之畧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

浩然

齋雅談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

出玉四慎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奈
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
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
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
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
於神寢上終不悅迨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忭當筆協
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躬願復之恩
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
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歡四海之致養念言一

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
玩密資之歲餘參大政

孫忞字夢得眉山人天聖進士
參知政事謚文懿有集 湘山

野錄

金昆玉友無復二難鴻筆瓌詞有華三絕繙篋中之遺
跡附冢上之豐碑解白墮之嘲倏焉隔世圓朱褰之夢
恍若平生偉詩禮之傳芳森兒孫其競爽尙襲藏於手
澤期光紹於寶章

益公題跋

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髣髴尙陳中聖之觴後夜渺
茫徒挂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爲中的

若溪漁隱叢話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服客見
詰日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
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
語也彥周詩話

李廌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
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墨莊漫錄

遠嘗一日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
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
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丈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

陽事水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問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在周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何遠春渚紀聞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卧病王醫師涇投藥而斃宰執往祭之命南宮舍人李師普爲文末句曰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寫至此執白衛王曰既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

已振曰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密白
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人不當以爲素弱也
衛王是其說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蓋吏胥亦有識
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
亦然 癸辛雜識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歎龐翁之
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四六談塵
并留金玉倫先歸以并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
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

帝讀之感泣

宋史朱弁傳

隆祐哀冊徐師川撰云作合泰陵賢而不見答制政房
闡聖而不可知席大光偶目青辭其書遂以命趙叔簡
書之

四六談塵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士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
議以遊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
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關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
或設局騙脇民庶風俗寢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
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

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閔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遊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遊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國遽罹斥遂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

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莪東帛例及諸
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有觸喉
直列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
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
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
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
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
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明日遂行
八月朔乃相率而出

齊東野語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
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畧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
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
鶯遷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

四六話

鄭璋告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
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
故檜尤惡之編管

宋史姦臣傳

瑤鄉嘗代人撰婚書中有云旣爲管鮑之交復結陳雷
之好客曰管鮑陳雷俱朋友故事不傷於合掌乎答曰

陳雷世世爲婚姻若朱陳也

無名氏戊辰雜鈔

福王之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書一聯云依光薊北
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有味也時
福王爲平原郡公

癸辛雜識

朱熹本武臣嘗爲內夫人妹內官弟婚啟理廟見之大
加賞異特旨授官至參知政事其啟云環帝座之九星
貂珥曾參於畫室羅嬪嬙之九御魚軒嘗綴於彤闈俱
從天上之神仙來結人間之嘉會所由燕爾夫豈偶然
令弟從長奕世近龍光月殿斯沾於湛露舍妹夫人十

年陪鳳輦霓裳猶燦於朝霞水流紅葉之無心琴續朱絃而有託瓊臺不怕雪甫歌采鸞之詩玉杵曾擣霜辱贈雲英之詠朱乃武舉狀元温州人理宗微時識之

俞焯

詩詞
餘話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辭辨縱橫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捷對鴻漸所道乃出鄭谷詩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六一詩話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
云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
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

避暑錄話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
非可以夏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夏且擊
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
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
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

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入
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
余嘗以其語戲作一聯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
和之至合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拊掌

陳善捫蝨新話

孫宣公薨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詩廳

宗仁

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上

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

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
易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樂歌而鼓
缶不與大耄之嗟公以淳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

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澠水燕談錄

四六格句須觀者相稱乃有上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
喚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遜誥
云互置朋黨交巧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妻非挈瓶之
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岳齋疏文云補仲山
之袞曲盡于巧心和傳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
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矣堪於補袞況覆鉢折
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
全語也 四六話

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詞用負黼衣憑玉几岑象求云
非所當用以祝壽陳述古草明堂赦文用奉詞紫宮語
犯俗嫌陳去非草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事者
以爲事涉人君陳自明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
謂人臣不當用乞貼麻又腦詞用故國之有世臣雖有
孟子出處後來引用多以爲不祥事宜曰天生賢佐國
有世臣便無瑕疵矣詞臣草貴妃制用釐降二字侂冑
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論綦北海草吳玠制云陸
海神臯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辛炳

秦玠方屏翰四川乃云旣失秦川之利乞改正毋使遠
方大將重以爲忌遂改秦川爲秦中德壽宮慶典吳挺
之客草賀表有揚命二字蘇熙之曰導揚末命此顧命
中語奈何用之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謂表
用我字大無禮洪景廬草葉子昂制曰無以我公歸兮
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
瞻儀而當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楊文公嘗戒
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作表云德邁九皇門人鄭
戡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開禧用兵詔諭

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草嘉王
制用烝烝孝友之風言者謂烝烝之語何自而出始誦
書者皆能知之命辭立意如是可乎汪彥章草赦書云
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子獲已議
者謂并道君數之不應曰祖宗信乎作文之難也辭學指南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對無復加
也侯鯖錄

余游儋耳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櫛
櫛余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

而至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
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當示之余索讀之醉墨
歆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
握拳透爪

冷齋夜話

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
到山谷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
相詩云八十老翁無

缺二字

昔曾三到鳳池來坡云蓋取

諸此也

獨醒錄志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晚東坡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

舉令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具
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
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能改齋漫錄

燕邸萊洲洋川公家裝裱褫古今畫爲十冊東坡過之
因爲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明窓淨
几有坐臥之安

洪邁夷堅志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稅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
開弟子東徑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
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啟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

之汪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會仲於賢者挂徐君
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夷堅志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
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明曉
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
他二十九日醒僕嘗效程子山作酒傍其間一聯云一
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觴容我
生之長醉

野客叢談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

宋四六話卷十二

南

山有公自去月三日

其論文則曰欲使官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乏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二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畧舉數事如徐陵云陪游馭婆娑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後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殺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殺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

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
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鳥名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夢溪筆談
余童子端蒙鄙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
已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壻其意未決一日
余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
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曰黃鸝百轉曉風清宿醒消盡
項大喜卽以女妻之

游宦紀聞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
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蕙紉蘭已是

青山獨往採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脩不
見寓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
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對偶精切
其貴亦相當也

後山詩話

汪應辰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
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

宋史
本傳

蕭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

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

宋史本傳

賈師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皆諂詞
嚙語也郭應西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畫甘雨灑通宵
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常人問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
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遣人知一
片閒心鶴外被乾坤繫定虹玉腰圍闔闔雲邊西風萬
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歲比曾
參多箇綵衣且倩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
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所謂三月三日蓋頌其

蘋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名也

齊東野語

答杜仲高旃書云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左腕嘗作醺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况何知

攻媿集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爲之語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嫵媚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似姦邪

冷齋夜話

寒山子詩如旃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對

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籍白丁青蚨黃絹黃口白頭七

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

困學紀聞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良入之占名對也

困學紀聞

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天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先

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子
之流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
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
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
對小白

螢雪雜說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子試宏詞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
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克此四六集句真可

以爲戲笑東坡表啟樂語中有全句對皆得於自然遊
戲三昧非可以巧求也翟公巽謝對衣金帶表云謂臣
有緇衣之宜做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
爲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
瘠旣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氣象渾厚亦可喜也

寓簡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今百身猶將
宥之十世

困學紀聞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
足豈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

困學紀聞

驢非驢馬非馬烏不烏鵲不鵲可以爲對傳景仁云烹羊炰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困學紀聞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一德於今三年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有能奮庸爰立作相經營四方飲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勢所以不覺辭學指南

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

母平生能著幾兩展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
無智名無勇功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
搖臺榭東風輕花壓欄杆春晝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
爾同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
園子弟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

浩然齋視聽鈔

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簪紙尾摸牀稜 烈士壯
心狂奴故態 下澤乘車上方請劍 空虛腹壘塊胸
手版肩輿 鬼子天公 牀頭周易架上漢書 溫
卷熱官 醉學究病維摩 無事飲不平鳴 乞米帖

借車詩 麴道士楮先生 上偶天公 長劍挂頤短

衣掩脛 子午谷丁卯橋 洛陽二頃光範三書 酒

聖錢愚 茶七椀稷三升 一彈指三折肱 天女散

花麻姑擲米 玉麈尾金裏蹄 虎頭雞肋 金鷄嘴

玉鹿盧 百衲琴雙鈎帖 藏經閣帖 讀書十紙上

樹干回 風漢醉侯 天愛酒地埋憂 一齒落二毛

侵 癡頑老矍鑠翁 曲肱縱理 竹郎木客 百錢

掛杖一鐺隨身 百寶鑿兩固聚 鍊炭勞薪 銅臭

飯香 笑爾輩愛吾盧 僧坐夏士防秋 麈尾清談

蠅頭細字

巖下電霧中花

唐夾寨楚成臯

劉克莊後村詩

話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至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簡牋書祝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撫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甯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韝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

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啟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用范雎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

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詩曰五百里采五
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入千歲春入千歲秋上祝無疆
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
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
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于
從翟公異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
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
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
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

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
肉味遽忘于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之
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
州旣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啟咎郡僚曰雖文書銜袖
大人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
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啟來謝答之
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
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爲中書舍人試潭

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
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
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
面之三永衛生賜宋齊愈坐于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
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
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
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
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
謝啟曰城郭重來疑千里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

同隊之魚何倫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啟
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
楊政除大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
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
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
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邦右相王訥賀啟
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
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
仗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容齋三筆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注簿之館
沈以予賢飯于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
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具爲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
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
之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
爲秘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
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
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處云予貢方人夫我則
不暇同舍合詞稱美

容齋四筆

對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輩所載已多今擇所未書
而可喜者數聯於此爲多聞之一助義經六子良巽坎
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 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 善待問者如撞鐘
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猶置器安則安危則危 左
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爻繫辭彖象大易一經 五
刑之屬三千小過大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
我春秋罪我春秋誰毀誰譽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爲已
爲人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 蟬

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歟
司馬相如蘭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
忌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
樂易春秋 九州既別冀充青徐揚荆豫雍梁一道相
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 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
北風晨風凱風終風且曠 孟軻好學師孔子之孫子
思文后興仁由太王以至王季 張良借箸前籌恨不
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爲女果能冒冒頓之圍 下七
十二之齊城憑三寸舌退一百萬之秦寇用八千人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顏氏其庶幾乎夷之清尹之任

惠之和孔子集大成也 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輪金剛

錢塘寺名

中和和豐豐樂樓銀杓銀甕

錢塘酒樓

鄒孟子吳孟

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一女周宣王齊宣王司

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調羹止渴梅全文武

之才學舞貪眠柳盡悲歡之態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

北東西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策論 朝登箕子之峯

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 觀音大士妙音

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 龍飛策士

狀元龍省元龍

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爲廷魁胡躍龍爲省元

虎帳得人殿帥

虎步帥虎

時范文虎爲殿帥孫虎臣爲步帥

齊東野

或傳富鄭公奉使遼國遼使者云蚤登箕子之峯危如

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線因針

乃見富答曰餅如月遇食則缺

王蓮詩話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

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螭螭之一

文兩個真實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紅

生對白熟也

張師正倦游雜錄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靚王庭老潘良
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因借同寮船
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剝利者降斥紛紛是
時孔嗣宗爲河北提點刑獄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
作啟事敘其意畧曰敝室數椽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
足衣糧這回自在赴筵到處不妨聽樂倩得王郎伴舅
且免計傭賣了黑黍新絲不憂剝利益謂是也

東軒筆
錄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
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遣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

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
爲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惡自荆
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
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
言以頌黷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會
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墨客揮犀

傅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
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視笑

曰七上八下人材

侯鯖錄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蔣穎叔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游

無名氏有宋佳話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是有行侍御史

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吏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

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會是時爲樞密許爲黃門也

齊渚紀聞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詞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官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

梁溪漫

志

省試王射虎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

費老爲其近於親賦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
試官大噉

談苑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有陋儒者貢所業舉止凡下陳
玩之曰試請口占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爲輿賦誦
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子此賦久
矣明非下句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滿座
大笑

湘山野錄

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云伏
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

蓋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
樣故云

王直方詩話

張父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旣又爲
時中齋長其人眇少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
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
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少欠曹交六尺
之長腹內空虛乏劉父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父兩
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原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
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闕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

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
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
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

齊東野語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同
爲青宮寮采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
經句請祕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
歎其敏確

鶴林玉露

戚里高氏子選尙僞公主富貴鼎來僞主敗奪官不得

名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
去人間又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也

困學紀聞

沈丞相說爲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
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

程榮三柳軒雜識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御史
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皆訝之或曰王端
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人劄子衆共偵
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髻
如之狀

墨客揮犀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鑄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倅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旣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大笑

老學庵筆記

蜀人任子淵好譏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覲其後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

恩哉人稱其敢言

老學庵筆記

曾有秀才因盜絹被執以試賦獲免其警對云窺其戶而聞其無人心乎愛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

墨客揮犀

有士人誤中秋賦求人作謝啟或戲與一對云蓮花裏點燈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茅著可知

俟鯖錄

嶺南僻遠之地有驛名翠嵐往來宿者多飼馬於堂上驛吏諫諭不聽乃題小詩於壁以譏之曰犬馬本非堂上物莫言驛舍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禁鶯聲可

奈何鶯聲之喻蓋昔人曾有爲驢喫牡丹賦云展似鐵
之雙蹄驚回蝶夢聳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驛吏之意
出於此

墨客揮犀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椽謝某疎雋尙氣好直言而士曹
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致之
深文先大父爲辨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掀
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
炫甚喜因謝曰謝儀椽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
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

三柳

軒雜
識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以天子大采朝日爲賦題試貢
士而舉人困厄者衆學舍者歎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
生池碑誤引故實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裒金作
綵帳贈教禽戲技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
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
出人反不如

張仲文白獼髓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
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

一旦馬注殂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
益之在座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
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
母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未幾梁亦死
焉人尤無損之謔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齊東野語

郭朏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輕脫嘗夜出爲
醉人所誣太守詰其情狀朏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
公醉者乃朏是也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
公喫酒李公醉賦一首朏操紙立就其畧云事有不可

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
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醕酖之愆太守見而
大笑乃釋之

墨客揮犀

宋四六話卷十二終